

公案奇狱

主编 陆昕

经典传奇故事

陆昕

李桂英编著

《中国掌故丛书》

(VII)

学苑出版社

中国掌故丛书（Ⅵ） 主编 陆 昕

公案奇狱经典传奇故事

编 著
陆 昕 李桂英

学苑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51 号

中国掌故丛书 (Ⅶ) —— 公案奇狱经典传奇故事

编 著: 陆 昕, 李桂英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6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西街 11 号
印 刷: 天津市蓟县新蕾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4.6875 字数: 100 千字
印 数: 001~7000 册
版 次: 199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77-0816-0/G·386
定 价: 3.70 元 全套定价: 37.00 元

学苑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编 者 的 话

“知诗书，通掌故”始终是中华文人、学子引为自豪的事情；熟知掌故的多少，几乎成为衡量一个人文化修养高低的重要标志。

掌故是有关历史人物、典章制度的故事与传说。通俗地讲，掌故是历代传诵不朽的有关名人、名事、名物、名篇的经典性故事与传说。掌故是文学与历史的结合，融知识性、故事性、趣味性、传奇性于一体，雅俗共赏，是传播历史文化而又易于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的最佳文化表述形式。由于掌故重“名”重“实”重“雅”，所以掌故的故事多优美生动，或儒雅温馨，或动心荡情，或幽默诙谐，或寓意深刻，深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更为历代文人、学子醉心记诵和玩味。当然，掌故也是记录我国几千年历史文化中重要人、事的独特手段。

因此，我们出版此书不是为了迎合社会上附庸风雅之风，而是想为当代人提供一部以较具趣味性形式来了解我国璀璨历史文化风貌的工具书，使人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在轻松愉悦的感觉中了解祖国的重要文化事象。这不但是读者的快事，也是我们出版者的快事。

本书采用白话形式，以优美清新的文字编写而成，使读者在愉快有趣的氛围中吮吸知识，深得开卷有益之乐！

编 者

目 录

读《易》破案玄中玄·····	(1)
刘崇龟巧计解疑·····	(3)
向敏中智勘冤狱·····	(7)
李福达真伪难辨·····	(13)
妖书案震惊朝野·····	(19)
挺击案疑雾重重·····	(24)
崖庄杀贾案中案·····	(30)
井中奇尸连环案·····	(35)
于成龙明察暗访·····	(41)
人鬼莫辨奇巧案·····	(46)
王大有毒设迷案·····	(53)
咬舌智杀淫贼案·····	(60)
逞高强巧诈金珠·····	(65)
智贾五戏耍权贵·····	(70)
周亮工以扇破案·····	(73)
张问陶巧治奸徒·····	(79)
齐泰卖妻反遭杀·····	(83)
田村妇死而复生·····	(88)
因偶然真相大白·····	(94)
插天飞诈财脱逃·····	(97)
马新贻千古之谜·····	(102)
杨七巧破奸杀案·····	(109)

李幕僚微服拿贼.....	(113)
算命瞎子破怪案.....	(119)
花和尚一夜风流.....	(124)
风流人戏言成真.....	(134)
二县令巧勘迷案.....	(140)

读《易》破案玄中玄

前秦符融担任司隶校尉时，京城里有个叫董丰的人外出求学，一去就是三年。归来后，到了妻子的娘家住宿。可就在当天夜里，妻子被人杀死了。妻子的兄弟怀疑是董丰干的，把董丰捆绑起来送到官府。官府讯问董丰，董丰说：“我回来当夜，确与妻子同眠一室。那夜我们先是说了些家常话，随后又行了房事。房事之后我困倦已极，便昏昏睡去。醒来后也不知是何时，只是觉得身子底下湿漉漉的，叫妻子，不见答应，用手推，也没有动静。于是我摸着黑下床，点起蜡烛一看，满床是血，我妻已被人杀死在床上。我失声大喊，妻子家人们便进来了。此事确实不是我干的，但我也确实不知是何人将我妻杀死。”

官府一听，将信将疑。但妻家人坚持说，岂有夫妻同睡一床，妻子被杀而丈夫茫然无所知者？必须严刑拷问才能得出实情。官府一听也觉有理，即令差人们动刑。董丰一白面儒生，细皮嫩肉，怎吃得消如此苦楚，只得招认，官府也就依此将董丰判了死刑，并上报到符融处。

符融看过公文后，觉得此案有不少可疑之处，不能匆忙论定。于是将董丰召来，问道：“你在回家途中，可否遇到过

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让人占过卜没有？”董丰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当初我从外边要动身回来时，某夜作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我梦见自己骑马向南边渡河，接着却又回马向北渡河，再接着却又从北向南渡河，这时马却停在河水中，用鞭子打它也不走，我觉得怪异，低头一看，见有两个太阳在水底下。马身左边是白的，湿的；马的右边是黑的，干的。梦醒了以后我心里十分恐惧，觉得不吉祥。就在我动身返家的那天夜里，又作了这个梦，情景一般无二。我心里更加害怕，于是就到街上一个占卜的人那里问吉凶。他说：‘不好，你有吃官司的危险，回家后你要尽量远离枕头，千万别洗头发。’回到家后，妻子为我烧了汤水，让我洗发，夜里又递给我枕头，让我枕上。我因为相信卜者的告诫，所以既未洗发也未枕枕。后来妻子自己洗了头发枕了枕头睡了。”

符融听毕，用手将面前的桌案一拍，说：“此事已了然，我知杀人者是谁了。周易上讲，坎为水，离为马。你梦见骑马向南渡河，回马后又从北向南，这就是从坎到离。坎卦的三爻都变，变而成离。离为中女，坎为中男，两个太阳，是一女有二夫之意。坎是执法之吏，吏人审问妇人之夫，妇人被杀流血而死。坎是二阴一阳，离是二阳一阴，坎和离重复排列，坎在上，离在下，这样就得到了既济卦。周文至被囚禁在羑里遇到它时，是有礼而生，无理而死。你梦见马身左侧湿的，湿就是水，左水右马，是个冯字；两个日，是个昌字。杀人者大概就是冯昌。”随后，符融即令差役们调查城中所有叫冯昌的人。

不久，差役们带来一个名叫冯昌的本地无赖，经讯问，果然是他杀死了妇人。原来冯昌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却生得一付俏模样，专门串花街走柳巷，勾引妇女，索取钱财。董丰

外出求学不久，他便与其妻勾搭成奸。董丰之妻也是个水性杨花的风流人，与冯昌通奸久了，便不甘只作露水夫妻，要做个长久之策。于是在得知董丰即将返家前，与冯昌约定，夜间要冯昌越墙而入，杀掉董丰。但二人同在床上，冯昌又不能点灯火，黑暗中无法辨认。其妻乃又定为，由她让董丰洗头发枕枕头，冯昌黑暗中只要摸到头发湿且枕枕头者，即一刀结果了性命。冯昌依计而行，没想到反倒错杀了妇人。

案情既明，董丰当堂开释，冯昌收入死牢，符融的明断也为人们广为传颂。

刘崇龟巧计解疑

唐朝刘崇龟镇守南海时，有个富商之子王平坐船来到江边游玩。王平在岸边信步走了一会儿，来到一个树木浓郁花草遍野的地方。他觉得有些累，正想在大树下歇息，忽见树木背后隐约露出一片红墙绿瓦。王平趁着游兴，来到近前一看，原来是一所非常气派的大庄院。他正在门前驻足观望，忽然门开了，走出一个十分妖媚的青年女子。这女子看见王平在门前站着，也并不觉得惊恐，她望望王平，还微微一笑。

王平见那女子生得甚有姿色，早已怦然心动，此时又见她朝自己笑，便有些魂不守舍，于是上前调戏道：“今夜我到你的房里去作乐，如何？”女子听了，一点儿也没露出为难的神色，仿佛欣然接受。王平心中狂喜，回到船上后，一心盼

着夜晚早些降临。

当天夜里，女子趁家中人熟睡之时，也早早的把门打开，盼着王平快来。女子躺在床上，正在辗转反侧之时，忽听外边似有极轻的人走路声音。女子侧耳细听，脚步声越来越近，确是向自己屋中而来。女子大喜，急忙起身，披衣下床，迎接王平。那脚步声进了门内，朦朦胧胧的星月光下，女子果然看见一个人影。女子张臂迎将过去，那人影却忽地向后退去，女子正在奇怪，只见那人却举起一把明晃晃的刀，直向女子的咽喉搠来，女子未及叫上一声，已命赴黄泉。

原来，此人并不是王平，而是一个想偷盗的贼人。他今日晚间路经此地，到林中小解，忽见这平时深闭紧锁的高墙大院此时却门户洞开，又无人出入，心里不觉奇怪，于是走上前来细看，见里里外外左左右右一片寂静无声，于是起了歹念，想进去顺手牵羊地捞点什么。进来后，不少房子都被紧紧闭锁，只有女子所住那间大开着门，于是他偷偷溜进屋，想着偷些东西。没想到刚迈进门坎，忽见一人举臂向他扑来，吓得他不禁退了几步，然后定定神，举刀结果了这人性命。随后扔下刀，逃之夭夭。

却说贼人逃后不久，王平也从大门进了院内，满心高兴地来到女子住所外。一见两扇门果然大开，于是赶快进了屋，向床上摸去。谁知刚一举足，脚下却忽然一滑，险些没有跌倒。王平站稳刚要再向前走，只觉脚下湿漉漉地绊着什么东西，心中不禁惊疑，弯下腰，伸手一摸，正摸着女子尸身，手中又湿又冷，粘乎乎地沾满了什么东西。借着星月的微光一看，只吓得他魂飞天外，原来是稠稠糊糊的血。王平此时又听见身旁有什么响动，仔细分辨，原来是女子的咽喉处还在咕嘟咕嘟地冒血，王平险些晕过去，撒腿就跑，一直跑到江

边，将正睡得香甜的船夫们叫起，只称有急事，连夜解缆而去。

第二天清晨，家人们起身后，忽见女子的房门大开，忙进去查看，只见女子的咽喉处被人一刀砍穿，女子遍体污血早已气绝身亡。家人们大惊，连忙报知女子的父亲。父亲得知女儿被杀，犹如五雷轰顶，不禁老泪纵横，命家人们立即寻找罪犯的蛛丝马迹，定要拿住凶手，为女报仇。家人们发现屋内门外都有血脚印，顺着找去，一直来到江边王平原先泊船的所在，而船却已不知去向。家人们于是向女子之父告知了经过，女子之父遂向当地官府报案，要求严缉凶手。

官府当即派快船追赶，不久，便追上了王平的船，将王平及船夫们锁拿回岸。随即当地官员升堂问案，王平招认了与女子结识以及约好幽会并于夜间入室的种种经过，惟有杀人一事坚不承认。官府用严刑逼他招承，王平硬是咬紧牙关，死不认罪。官府也没有办法，最后上报到刘崇龟处。

刘崇龟并不急于问案，而是先把凶手逃跑时遗落下的刀拿来反复把玩推敲。这是一把屠夫用的剔肉刀，刀身狭长而锋利。刘崇龟想，王平乃富商之子，这种人家的子弟往往浮浪成性，专喜沾花惹草，与女子幽会的事是在情理之中，入室作贼倒不大可能。而且王平即便身佩刀剑，也是作为装饰，向人夸耀而用，那种刀一般都是金柄银鞘，镶满珍珠宝石，绝不会带一柄剔肉的尖刀，此刀既是凶手所遗，那么凶手也必然是一屠夫，或从屠夫那里得来的刀。

刘崇龟想毕，于是命手下将校传令：“某日某时，官府要有盛大宴席操办。全境的屠夫们必须集中到阅兵场，等待上边分配宰杀任务。”到了那日，等屠夫们在阅兵场上集合好后，刘崇龟又命将校传令：宴席日期更改，屠夫们先回去，两日

后再来待命。但回去时，要将自己的屠刀留下。

等屠夫们散去后，刘崇龟即让人拿着杀人刀换下一把刀来，将刀堆成一堆。两天后，屠夫们又纷纷来到阅兵场，刘崇龟又让人传话，说宴会有变，不再操办了，众屠夫可以领刀回家。于是屠夫们陆陆续续认领了自己的刀，拿着回家了。却有一个人站着不动，指着最后剩下的那把杀人刀说：“这不是我的刀，我的刀被别人认领了。”刘崇龟问：“那你可知这是谁的刀？”这个人想了一会说：“我看这是杨梅竹斜街后二条刘家肉铺刘柱的刀。”

刘崇龟听了，马上派人去捉拿刘柱。没想到刘柱杀人后根本没敢回家，一直在外东躲西藏。刘崇龟虽派人四处严拿，仍然不见踪影，于是刘崇龟又生一计。

他命从狱中挑出一名已判处死刑的罪犯，给他穿上王平的衣服，在天将黑时在街巷中公开处决。刘柱在外听到这个消息后，半信半疑，于是他在黄昏时，也夹在看热闹的人群里伸头探脑地看。只见监斩官小旗一挥，罪犯马上人头落地，周围观看的人都说王平入室杀人罪有应得，刘柱听了不禁大喜。

入夜后，刘柱想回家看看。王平既已处斩，他便没了后顾之忧，于是他摇摇摆摆放心大胆地朝家走去。没想到刚走到门口，便被守候在那里的兵士们抓个正着。

刘崇龟连夜审问，刘柱供认不讳，判了死罪，天明押赴市曹正法。王平以夜入人家之罪，判处以鞭背之刑，随即释放。

向敏中智勘冤狱

宋太宗时的名臣向敏中，在他尚未入朝担任丞相时，曾做过西京留守。在此期间，他曾平反过一件冤狱。

有一天黄昏时分，一个在外云游的和尚来到一个村庄里。这时天色已晚，野外刮起了狂风，好象要有风雨。和尚于是敲了路边一户人家的门，请求主人允许他进去借宿。谁知这户主人平素最讨厌和尚，特别是云游僧，认为他们表面上敲着木鱼儿化缘，实际上并不诚心向佛，而是到处骗吃骗喝，连偷带摸，于是横眉立目地让和尚快走。和尚刚想离开，忽然一阵夹着冰雹的风雨铺天盖地地袭来，弄得和尚连眼睛都睁不开，于是和尚向主人哀求，请求让他先进去避避风雨，等风雨过后再走，但主人还是不肯应允。和尚百般哀告，最后主人也动了恻隐之心，指了指门外的车箱，意思是和尚可在车箱里过夜。和尚忙道了谢，一头钻进车箱，弄掉身上的雨水。

和尚在车箱里蜷缩着身体，不知不觉便睡着了。一觉醒来，侧耳听听外面的动静，已没了风雨之声。和尚想出来伸伸胳膊，舒展舒展身体，于是将箱盖揭开，可刚刚将头露出，四下一瞧，却猛然一惊，吓得又急忙将头缩回一些，眯眼细看。

原来在朦朦胧胧的星月之光下，他看见有一个少年男子正从这户人家的墙头上翻出来，落在墙下，随后，这男子口中唢哨一声，墙里边又扔出一个大包袱。包袱落到草丛里，叮当乱响，但男子并不去捡，两眼仍注视着墙头。不一会儿，墙头上出现了一个青年女子，女子骑在墙上，想跳不敢跳的样子，男子挥手示意让她快跳，女子犹豫再三，终于从墙上跃身而下，男子急忙看准了迎上前去，两手一接，刚好把那女子接入怀中。俩人小声叨咕了几句。男子即捡起包袱，与女子急急忙忙向远处走去，不久便在黑夜中消失了身影。

和尚躲在车箱里把这一切都看了个清清楚楚，待二人逃走后，心中不禁害起怕来。和尚想，我向主人求借宿主人不答应，再三恳求才允许我在车箱里安身。现在眼瞧着这户人家的女子携物与人私奔，明早她家人发现必要追查，岂不先要盘问我？万一弄不好，把我扭送官府，吃一顿官司受一番皮肉苦，不是冤透了？想到此处，和尚决定连夜就走。

和尚从车箱中爬出，慌慌张张也顾不得辨识道路，一个劲儿地朝前跑。也不知跑了多久，只觉得两腿酸麻，气喘吁吁，再也跑不动了。正想坐下来歇息，忽然脚下一空，连一声“哎呀”都未叫出来，便一个倒栽葱摔下一个洞去。

幸好洞底泥土因为刚下过雨，比较松软，和尚虽然受了一惊，却并未摔着。他爬起后，借着夜色的微光看去，发现这原来不是一个洞，而是一口被废弃的井。他在井底走了几步，摸摸四壁，盼着能有什么办法爬出去。却忽然脚下绊着什么东西，险些又要摔倒。和尚定定神，蹲下身将手来摸，却是个人。此人身体已冰凉，亦不闻气息声，原来是个死人。和尚又向脸部摸去，却觉两手粘粘糊糊，抬手细细望去，却是稠稠的人血。

和尚吓得魂飞天外失声大叫，但四野空旷子夜深沉，无人来应。和尚无可奈何只好躲到井底一角，眼巴巴地盼着天明。

不知过了多久，黎明的微光终于照进了井底。和尚向那尸体望去。心里又是一惊。原来这尸体正是昨夜看见的那位翻墙而出与人私奔的青年女子，只见她仰面朝天，脖颈处被人砍了一刀，双目未闭，遍体血污，样子煞是怕人。和尚再看看自己，也是满手满身的鲜血，心中不禁悲叹一声，自语道：“这可正是‘跳进黄河洗不清’。”

和尚正在自思自想，突然头上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喧嚷声，随着井口就有人伸出头来往井下看。和尚急忙叫喊，告诉井中有一具女尸以及自己如何失足落井。上边的人们听了后，即派人将女尸和和尚弄了出来。和尚一瞧，这个女子的父亲果然就是昨夜让自己在车箱中过夜的那家主人。女子之父一见和尚遍身血污，不由分说，命手下人上前就是一顿暴打，直打得和尚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苦苦求饶，最后将和尚用绳索紧紧绑缚，送到官府究治。

官府问和尚为何杀人，和尚极口呼冤，将昨夜所见的情景详述一遍，官府却不相信，认为世间之事哪有这般奇巧，和尚既目睹女子与人私奔又刚好落入有女子之尸的枯井之中？于是动起大刑，和尚熬不过，只好认罪，道：“大人也不必再动刑了，小人招认就是。是我与那女子通奸，引诱她一起逃亡。走到路上我担心事情败露，便起歹念一刀结果了她，将她尸体扔到枯井里。可我在抛尸时，因一失神，自己也落入井中不能爬出，所以被擒。”官府又追问凶器和包袱在何处。和尚称抛尸时将刀和包袱顺手放在井旁，既然没有发现，也许是被过路人捡走了。

案子审毕，将和尚判了死罪，关入牢中。衙门里的人都认为此案的情节合情合理，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唯独报到向敏中处时，向敏中因为此案未能找到凶器和包袱，始终有些放心不下，于是他几次召见和尚，要他再叙述当夜情景。谁知和尚此时早已心灰意冷，每次都是叹着气说：“我前生欠了别人一命，今生要还，没什么好说。”

但是向敏中并不罢手，他以言词反复诱导，又百般劝解，最终和尚被他感动，于是把那日夜间的情景又描绘了一遍。

向敏中退堂后，当即招来一个名叫王成的精明干练的衙役，令他乔装打扮，到被杀女子的那个村庄附近打探消息，有何发现，迅即回报，不可迟延。王成受命后，连夜从省城出发，赶到村里。

王成打探了几日；却不见丝毫动静，心中不免有些焦躁。一日，他来到某村村边小店中喝酒。酒店主人是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为他斟上酒后，因店里没有其他客人，便也坐下来，与王成有一搭无一搭说闲话。当老婆婆得知王成是从省城中来的，不觉问道：“这附近村里头些日子死了个女子，说是一个和尚杀的，后来把那和尚捉到省城里了。你从省城来，可否知道把那和尚怎样了？”王成骗她说：“官府判了他死刑，已经在市集上砍头了。”老婆婆听后默默无言，随后又叹息着问：“现在如果捉到真正的凶手会怎样呢？”王成说：“假如凶手不是和尚而是别人，即便现在知道和尚冤死，也捕获了真凶，可是因为官府已经错判了此案，所以也不会再审问。和尚既不能死而复生，而凶手照样逍遥法外。”老婆婆说：“那么我现在告诉你真凶也没关系了。真正的凶手其实是张家村的张三两。”王成听了，心中狂喜，但表面上仍旧丝毫不动声色，问：“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您怎么知道的呢？”于是

老妇人将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讲了一遍。

原来张三两是个赌徒，平时嗜赌如命，常和一群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人们聚赌。两三个月前，一群赌徒正在老婆婆的店中赌得高兴，门帘一挑，张三两也进来了。只见他站在人群背后，踮着脚尖往桌上看别人赌，自己却不到桌前下注。于是有人打趣道：“三两哥，今日敢是忘带银子，如何不下注？”又有一人接口道：“你这厮好记性，如何忘了三两哥日前输得精光，直将衫子都脱了下来，赤着膀子才走了出去？”又有人说：“三两哥休听他等胡言乱语，只要有钱就快下注，大吉大发。”于是不少人都注视着张三两，等着看他如何。此时张三两早已羞得满面通红，口中嗫嚅道：“今日来得匆忙，忘了带上银子，过两日再赌。”众人听了，哈哈大笑，也不说破，自顾自去赌了。

这时有个平素跟张三两不错，名叫王泽的人，过来说：“三两哥，你若没钱，何不再找我那没过门的嫂子弄点呢？”原来张三两因一个偶然的机缘，认了邻村一个富户人家的小姐，名唤阿桃。因张三两长相俊俏，白净面皮，又能言善辩，善察言观色，颇得阿桃欢心，所以二人相识不久便私订终身。张三两凡在外赌输了，便找个借口向阿桃讨钱，阿桃也总是尽力满足。张三两平时向王泽说起过，所以王泽此时问他。没想到张三两听了，把脸苦一苦道：“别提了。我两日前向她讨钱时，因心中着急，言语有失，让她明白了我向她要钱是去赌。她大为光火，将我赶走，并要与我断绝来往，我还哪里来的钱去赌呢？”

王泽想一想道：“小弟倒有一计，不知三两哥可愿听从？”张三两忙道：“快说快说。”于是王泽咬住张三两的耳朵，如此这般地一说，张三两连称妙策。